

9. 《思维与语言》（1934）[①](#)



维果茨基(Lev Semenovich Vygotsky, 1896~1934)

【本书精要】：《思维与语言》是维果茨基在后期对思维和语言之间的关系作出的深入的探索，深刻地展现了具有高度创造性和缜密思考的智力发展理论。

【作者简介】

维果茨基(Lev Semenovich Vygotsky, 1896~1934)，前苏联心理学家，社会文化历史学派创始人。维果茨基1896年11月5日出生于俄罗斯，先后就读于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和沙尼亚斯基大学历史—哲学系。由于兴趣广泛和特殊的才能，他同时在若干领域进行研究，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美学、心理学。在大学期间便开始研究艺术心理学问题，1925年他撰写了20多万字的《艺术心理学》。毕业后维果茨基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哈尔科的许多高等学校讲授心理学、文学、美学及逻辑学等课程，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并撰写了《教育心理学》。他还先后在莫斯科实验心理学研究所、缺陷学研究所、莫斯科研究所工作，直到1934年因肺病逝世，终年38岁。

在他短暂的科学活动期间，维果茨基为前苏联乃至全世界所贡献的心理学思想是极其丰富的，他给前苏联心理学乃至马克思主义心理学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成就。他和鲁利亚（Luria）、列昂节夫（Leontiev）一起提出的观点，即著名的文化历史理论，成为现代心理学主要的学术流派之一。早在创立文化历史理论之前，维果茨基就针对当时心理学中的行为主义和唯心主义等心理学所导致的方法论上的危机进行了批判，坚持反对当时客观心理学把意识从心理学研究领域中完全排除出去的企图。与此同时，他还批判了新旧主客观心理学的原子论和二元论，指出它们在理解高级心理机能方面的错误，即对高级心理机能和低级心理机能所作的不适当的区分。与上述观点相反，维果茨基提出了对心理学极为重要的理解心理过程的历史原则。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一切都应当从历史的观点，而不是抽象的观点，不是在社会环境之外，而是在同它的作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中加以理解。

维果茨基把高级心理机能的发展看作是行为的文化发展的最重要的一个方面，认为高级心理机能是在低级心理技能基础上受社会文化历史作用而发展起来的。而社会文化历史则是通过中介工具语言，符号等交往手段而对思维作用的。所以思维和语言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维果茨基是心理学不可多得的天才，在其短暂的研究生涯中，他为心理学所贡献的思想是极其丰富的。他的代表作有：《意识是行为心理学的问题》（1925）、《教育心理学》（1926）、《儿童高级注意形式的发展》（1929）、《思维与语言》（1934）、《艺术心理学》（1965）、《心理学危机的历史内涵》（1982）、《高级心理机能发展历史》（1983）等。

【作品内容概述】

《思维与语言》这本代表作是维果茨基在后期对思维和语言之间的关系作出的深入的探索，深刻地展现了具有高度创造性和缜密思考的智力发展理论。首先，他批判

了现有的语言和思维理论和研究，并主张进行单位分析法，研究具有思维和语言两功能的最小单位——词。其次，在自我中心语言和词的“有意性”问题上，维果茨基对皮亚杰和斯特恩的理论作出了批判和改进。他提出自我中心言语在儿童活动中不是伴随的，非本质的，而是起定向和调节作用的，这种自我中心言语将逐渐转化为内部言语；儿童对词的“有意性”的获得不是突然而至的，而是一种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再次，他对思维和言语的起源，从系统发生和个体发生两个方面作了研究；最后他对儿童日常生活概念和科学概念的形成进行了研究，论证了词和教学对形成科学概念的重要作用。

一、问题和方法

维果茨基首先阐述了思维和言语研究中的问题和方法，认为以往对思维和语言的理论只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把思维和语言等同，认为思维是“言语减去声音”；另一个方面则是与此相反，认为两者几乎是形而上学的分离和隔绝，把语言和思维采用互不相干的方式进行研究。这两个方面的理论把语言和思维的关系固定化了。事实上这两者具有多重形式的而且是发展变化着的具体关系。维果茨基认为导致上述错误理论的原因是研究者采用了错误的分析方法。他们像科学家把水分解成氢和氧一样把语言的思维分解为两个部分：思维和语言，并且孤立地对它们分别进行研究。这样如同氢和氧不具有水这个整体的特性一样，思维和语言也不具备言语思维的原先特性，对两者的分别研究也就导致研究者所得出的它们之间的机械的关系。

维果茨基认为正确的分析方法应是“单位分析法”。所谓单位是指具备所研究事物整体特性的最小单位。例如细胞是具有生物特征的最小单位。在维果茨基看来词的意义便是言语思维的单位。这里词的意义是指词的内在方面，对现实的概括反应，一个词是指一组或一类物体。从这个意义上讲词的概括作用便是一种高级心理机能，与感觉和知觉直接反映现实相比，概括是从更高的层次反映现实，词也因而属于思维范畴。与此同时，词义也属于语言范畴，没有词义的词便不是人类语言的一部分。综上所述，词义包含了思维和语言的相互关联，是一种具有言语思维整体特性的最小单位，儿童在交往过程中逐步掌握了词的概括同时也在对词义概括的掌握

之下进一步完善地使用语言。这里的思想体现可高级心理机能的文化历史学说。由此可见，思维和言语的关系是紧密联系和不可分离的。维果茨基用一句话概括了这一观点：“思维不是在言语中表现出来的，而是在言语中实现出来的。”思维在言语中的发展同时也体现在言语中意义结构的改变，也即“思维的语法成了言语的语法”。总之，意义向声音转化的复杂过程也是言语思维本身完善的过程。

二、自我中心言语和“词的有意性”

维果茨基在阐述了思维和言语研究中的问题和方法之后，针对皮亚杰和斯特恩的理论提出了在言语思维问题上的观点。

（一）关于自我中心言语

皮亚杰用临床实验法研究儿童思维在其演化过程中的复杂的整体结构。这一临床实验法突破了传统智力测验的局限发现了有关儿童思维的事实，其中关键一点是皮亚杰发现同一年龄阶段的儿童倾向于在思维中犯同样的错误。皮亚杰认为儿童的一切思维特征有其自身的逻辑，是围绕着某个中心的，统一的事实而形成的一种有条不紊的整体。这个中心便是自我中心主义。自我中心主义在结构上和功能上处于我向思考和定向思考之间的中间位置。定向思考是有意识的，它追求存在于思考者心目中的目标；同时定向思考是社会性的，可以通过语言进行交流，随着定向思考的发展，它会逐渐受到经验规律和逻辑本身规律不断增长的影响。而我向思考则是下意识的，意欲去满足愿望，具有个体性，因为它主要采取意象形式进行运算，无法借助语言手段进行交流。自我中心思维介于两者之间，尽管它的主要功能仍然是满足个人的需要，但它已经包含了某种精神的适应性，具有典型的成人思维某种现实方向。

在儿童的行为中存在自我中心的言语。儿童只谈论他自己，并不设法交流，甚至往往不关心是否有人在听他讲话。而且这种自我中心言语是与儿童正在做的事情相伴的。这种现象在儿童到达7岁或8岁时，与其他人一起工作的欲望得以显示时便隐退了。皮亚杰据此认为儿童语言和思维发展的一般方向是：从我向语言和思维过渡

到社会化言语和思维，从下意识的混乱的思考转向到目标明确的逻辑思考。因此自我中心言语便是根源于儿童的最初的非社会性，而且最终会完全消亡，为社会语言所取代。皮亚杰在这个观点上和弗洛伊德相同，认为儿童最初遵循享乐原则，后来在社会生活中被迫接受现实原则。所以语言和思维最初服务于享乐原则，不具有社会性，更不是从社会文化历史中发展而来的。

维果茨基与皮亚杰在自我中心言语的问题上产生分歧，认为自我中心言语并不仅仅是儿童活动的一种伴随物。它在特定意义上成为一种解决问题的思维工具。维果茨基借助于实验中的一个事实来说明这个问题：一名5岁的儿童正在画一辆市内有轨电车，期间他的铅笔头突然断了，儿童用力摁铅笔，但是纸上显示不出笔迹，只有深深的没有颜色的一条线痕。这时儿童自言自语地说：

“铅笔断了。”接着便把铅笔丢在一边，随手拿起水彩笔，开始画一辆出了交通事故的破电车，并不是自言自语，讲他画中发生的变化。维果茨基认为显然在这一事实中发生的意外所引起的自我中心言语明显地影响了儿童的活动，以致于不可能仅仅把自我中心言语误认为是一种副产品，或者是一种不干扰主旋律的伴奏。而且对自我中心言语的这个功能来说，必然与皮亚杰所提到的自我中心言语完全消亡的说法不相容。维果茨基认为已获得的数据强烈地提示了一种假设，即自我中心言语在从有声语言过渡到内部言语的演化过程中是一个过渡阶段，“年龄稍大一点的儿童往往默不做声地对情境进行考察，然后找出解决办法。当儿童被问到他正在思考什么的时候，他所给出的答案相当接近于学前儿童的大声思考。这一情况表明，学前儿童通过自我中心言语实施的同样的心理运算已经让位于学龄儿童的无声的内部言语”。皮亚杰认为自我中心言语发生在社会化言语之前，那么内部言语与自我中心言语具有同样的功能也应该是发生在社会化言语之前，从发生学观点上看是站不住脚的。维果茨基认为在这个问题上遵循着以下的路线：言语的主要功能（不论是儿童的还是成人的）是交流，是一种社会接触。因此儿童的最初言语基本上是社会性的。开始它是混合的和多功能的，后来功能开始分化。当儿童将社会性的行为转移到个人内部心理功能方面，像和其他人交谈一样开始对自己交谈时，自我中心言语产生了。随着儿童的发展，自我中心言语逐步转化为内部言语，这种内部言语既服务于我向思考，又服

务于逻辑思维。

（二）关于唯理主义的言语思维理论

斯特恩的理论体系是他的儿童言语发展的理智概念。首先，斯特恩区分了言语是三个根源：表达的倾向，社交的倾向和“有意的倾向”。前两种言语根源构成了在动物中可以观察到的言语雏形，但第三种言语根源却是人类所独有的。“有意性”即对某种内容的指向或意义。斯特恩说，“人类在心理发展的某个阶段获得了当发出声音的时候去意指某种事物的能力”。实际上，这些有意义的行为已经是思维行为了，它们的出现意味着言语的唯理化和具体化。这即是以斯特恩为代表的唯理主义言语思维理论所强调的言语的“有意性”。而且这种有意性会在人类某个阶段获得，是一种瞬间发现符号及其意义的过程，儿童以一次了结的方式意识到每个物体都有它永久性的象征，也就是说每个事物都有个名字。

斯特恩把“有意性”这种专门要求作出发生学解释的先进的语言特征看作是言语发展的根源之一，认为它是一种驱动力量，一种生来就有的倾向，一种强烈的愿望。维果斯基认为这里斯特恩用了一种唯理主义的解释取代了“有意性”发生学的解释。这种用需要解释是事物来解释一件事物的方式是一切唯理主义理论的基本缺点。事实上，维果斯基认为通过观察和实验研究都表明（1）对于儿童来说，词长期以来是物体的一种属性或一种特征，儿童发现词和物体之间的关系并不代表儿童清楚地意识到符号和符号所指对象的象征关系。儿童先掌握物体和词的外部结构，然后掌握符号和符号所指对象的内部关系。（2）儿童的发现实际上并不是突然的发现，这种发现表面看来是瞬间产生的，实际上是一系列时间的和复杂的“分子”变化导致言语发展中那个关键时刻的到来。

三、思维和言语的发生

维果茨基通过对思维和言语的发生学研究认为思维和言语的关系经历了很多变化。思维的发展并不与言语同步。它们的发展各为两条曲线，而且会不断相交。这两条曲线可能会变成直线从而齐头并进，甚至有时会合并成一条线，但是它们总是会分开的。言语和思维的发展

可以分为种系发生和个体发生。这两种发生都体现在儿童言语和思维的发展中。而且都体现上述的发展规律。

（一）思维和言语的种系发生

关于思维和言语的种系发生大多采用动物实验的方法。维果茨基通过他人关于动物言语思维的研究认为，在动物身上，思维和言语产生的根源各不相同，发展的方式也是各不相同的。

维果茨基以苛勒和耶基斯的研究为例指出，动物身上初期出现的思维能力和言语完全没有什么关系。在维果茨基看来，类人猿的语言具有接近人类语言的性质。例如，黑猩猩是非常合群的动物，在群体内它们有着各种各样的“语言交际”形式：首先，它们有一套感情丰富的表情，包括脸部表情，打手势，嗓子发音等。其次，它们做一些表示社交情感的动作，包括表示问候的手势等。黑猩猩既能“理解”相互之间的手势和嗓音，又能通过手势和嗓音来“表示”与其他成员有关发欲望。如果黑猩猩要别的成员做什么动作或一起做什么动作，它通常先做一遍。维果茨基认为，这些观察证实了冯特的看法，即示意性是人类语言发展过程的第一阶段，类人猿的某些手势是处于理解性和示意性之间的某种形式。维果茨基称“这个过渡阶段的手势是从纯粹的感情丰富的表情跨向客观性言语的很重要的一步”。但是，动物达不到客观表述的阶段。类人猿所表示的“语言交际”，虽然只能算作原始的语言，但仍可归属于语言发展的前智力阶段。类人猿会制造和使用工具，也会迂回曲折地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然而在这个过程中类人猿所表现出的创造力只能作为初步的思维，属于思维发展的前语言阶段。

综上所述，维果茨基对种系发生过程中思维与言语的发展总结出以下几个结论：（1）思维和语言具有不同的发生学根源；（2）这两个机能沿着不同的路线发展，彼此独立；（3）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明确的和不变的；

（4）类人猿在某些方面（萌芽状态的使用工具）表现出像人类那样的智力那样的东西，而在完全不同的其他方面（言语的语音方面，释放机能，社交机能的开始）则表现出像人类语言那样的东西；（5）在类人猿身上，没有人类所特有的思维和语言之间非常接近的一致性；

(6) 在思维和语言的发展过程中，思维发展有前语言阶段，语言发展有前智力阶段，两者的表现是非常明显的。

(二) 思维和言语的个体发生

就个体发生而言，思维和言语发展的关系较为复杂。根据已有的客观证据维果茨基认为在儿童的思维发展过程中也存在有一个前语言阶段。在儿童相当于10个月，11个月和12个月的时候儿童的行为很像黑猩猩，可以被称作儿童的“黑猩猩期”。在这个阶段，儿童没有任何言语表达的迹象，但已开始出现首次的创作，虽然那是非常初级的创作，但对儿童的心理发展是极其重要的。

“过去人们说言语是动物人化的开始，但是在言语之前还有同运用工具的能力相关的思维，也就是对机械性联系的理解，以及为了机械性目的进行机械方法的设计，或者说得更简单点，在有言语之前，行动就有了主观的意义。”

同样，在个体发生中，儿童言语发生过程有一个前智力根源。维果茨基指出，儿童的牙牙学语、哭叫，甚至发出第一个词语，很显然是与思维发展毫无关系的“言语”发展阶段。这些表现形式一直被视作以情感为主的形式，除了具有发泄的功能外，还具有社交的功能。维果茨基引证说，有关儿童行为的最初形式的研究，以及对儿童听到讲话声音所作的最初反应的研究，表明了言